

2019.07.27 《经济学人》中国区域报道之中译

“经译求经”出品 第二十二期

本期导言：“经译求经”是吴译凡、不慢和罗轻舟三位小伙伴的翻译三人小组公众号。本期轮值编辑罗轻舟。

本期中国区域报道仅有两篇文章，故另译社论栏目概览近期中俄关系的《Brothers in arms》一文收入本期。

如您愿意与我们一起交流翻译心得，请发送邮件至电子邮箱 luoxiaojian1986@gmail.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会奉上每期拙作以供大家批判之用，共同提高翻译水平。

谢谢！



经译求经

目 录

1. 矛头指向北京	1-4
2. 有这样的朋友	5-7
3. 并肩作战的兄弟	8-12

矛头指向北京

不慢译

经过一夜的暴力和破坏行为，战线正在逐渐拉长

自上世纪 60 年代，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蔓延到香港，引发了暴动和爆炸以来，这个城市的政治紧张气氛从未如此紧张。在经历了数周的抗议活动后，北京共产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香港地区政府看起来几近瘫痪。警民关系明显恶化。香港社会广泛存在对混乱局势将会升级之忧虑。

7 月 21 日产生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这一天，成千上万名支持民主的黑衣示威者在城市里游行。他们要求正式撤回引渡条例（如今已被搁置），该条例将允许将犯罪嫌疑人从香港引渡到中国大陆。示威游行秩序井然，但是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却并非如此。

第一起事件，是元朗地区爆发的一起袭击事件，100 名男性身着白衣，手拿藤条和木棒，在一个地铁站袭击了乘客，乘客中许多人刚从市区参加完游行回来。数十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另一起事件，是发生在中央政府驻香港办事处大楼外的一起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这是到目前为止对北京的统治者最直接的挑战。示威者将颜料扔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徽，并在墙上涂画标语。其中一条写道：“中国共产党下台”。另一条呼吁要“光复香港”——这是“港独”支持者使用的口号。

双方阵营对有关事件的反应是感到愤怒。多数人指责香港地下犯罪团伙三和会制造了元朗的流血事件。但是愤怒的矛头却指向了警察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尽管有众多目击者报警，但防暴警察超过半个小时才作出反应。在一条被广泛传播的视频中，支持共产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出现在自己居住的元朗地区街头，感谢白衣人的“辛苦工作”。对于共产党与香港黑帮互相勾结的指控在该地区长期存在。

中国官方的回应同样令人不安。他们说对于中联办建筑的破坏行为“严重挑战中央政府权威”，触碰了“一国两制”底线。自 1997 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一制度安排下治理香港。这表明官方可能认为这次骚动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自身以及香港政府。

一些香港人甚至在担心中央政府可能动用军队来恢复秩序。那将会是史无前例的状况，考虑到 1989 年部队在天安门广场驱散示威者时的表现，这将在该地区制造巨大的恐惧。这种情况不太可能会发生，因为这将引起国际上的强烈谴责。在 7 月 24 日关于一份新的中国国防白皮书的发布会上，一名部队的发言人被问及解放军是否会被召集入港。发言人令人不安地提到了香港驻防法律中的一条条款，该条款指出，如果香港政府有要求，部队可以提供帮助。

很少有观察家认为香港政府会作出大的妥协以抚慰示威者。示威者之前要求该地区不受欢迎的特首林郑月娥下台。如今他们呼吁更广泛的民主化改革。看起来没有哪一样要求会被政府接受。中央政府已经表达了对林郑女士的强有力支持，真正的政治变革也无迹可寻。她的行政团队不可能与示威者进行协商。在示威者面前他们已经瘫痪了。

同时，示威者群体自身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接受外界的影响。曾经对该地区的民主运动具有可观影响力的老一辈改革倡导者李柱铭说，他们对现在的局势无能为力。甚至连领导了 2014 年“雨伞运动”的年轻的活跃人士也说他们正在被边缘化。一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民阵发起了最近几次被警方批准的游行活动。但往往有一小撮年轻的激进分子紧随其后开展行动，比如那些在中联办外聚集的人。

水浒传

这些未经批准的抗议活动看起来没有领导者。参与者的面部都经过遮挡，他们躲在雨伞后面制定计划，使用加密的聊天软件。他们都带着衣服以备更换，以免分散后被警方追查。他们戴着防毒面具以防护催泪瓦斯（7 月 21 日，警方使用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这样的“隐身”措施让他们很难被控制，也很难与之协商。他们借鉴了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名言：“无形无式，如水一般”。

尽管常伴暴力，这些激进分子看起来却很享受温和的抗议者中对他们的广泛同情。在人群中，有基督教牧师带领人

们唱圣诗，为大家提供精神指引。社工和立法会议员挡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进行斡旋。

另一方则更少显出团结。7月20日，共产党的支持者举办了自己的集会。但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参与者，石镜泉（Arthur Shek）在呼吁对反政府的示威者施以暴力之后，7月23日从该集团的董事会辞职，其担任执行董事的集团，拥有一份支持共产党的报纸。他自己的职员告诉记者，他的言论鼓动了元朗的袭击者。

通常支持官方的香港总商会分别谴责了发生在中联办外和元朗的暴力事件。不仅如此，它还呼吁政府作出让步。并响应了抗议者提出的一条要求，提出应该对香港的动荡事件进行独立调查。到目前为止，政府对这些意见充耳不闻。看起来政府在等待，希望抗议者会耗尽精力，停止行动。但事情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已经号召7月27在元朗进行示威，抗议对于示威者的袭击行为。

有这样的朋友

吴译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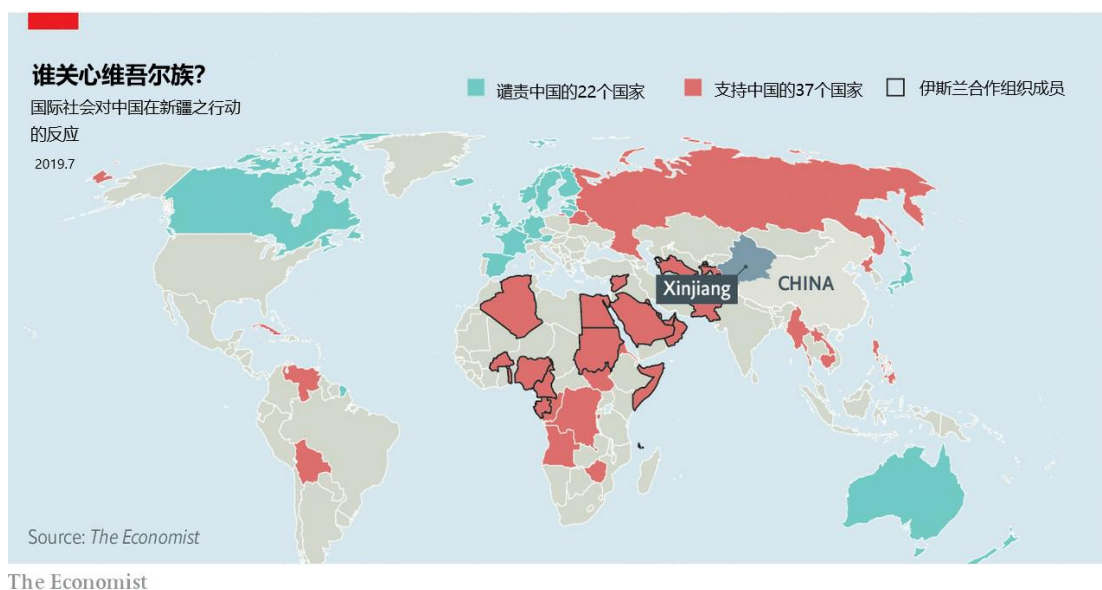
即便一些穆斯林国家也不愿意为维吾尔人说话。

在过去三年里，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维吾尔族的文化、宗教采取持续行动。这个穆斯林的群体约有 1100 万人，说的是突厥语，生活在中国西北边缘的新疆。在这里，清真寺被关闭，男性不准蓄须，女性不能戴头巾，儿童不许进行礼拜活动。而更让人不安的越来越多的有关拘留设施网络的细节浮出水面。中国官方将其成为职业培训中心，但在外界看来像是拘留营。有可靠的报告称，这些设施中控制着约百万人口——大部分是维吾尔人，也有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的中国人——均是法外拘禁。

在 2018 年中期之前，中国的外交官还能勉强抵挡住国际上对拘留营的批评。而就在那时，美国副总统彭斯对“连轴转的政治灌输”提出了担忧。中国一向主张新疆纯属内政问题，与他国无涉，而自那时起，中国在这场言论站中就开始失势。但中国使其成为了一个分裂（各国）外交立场的问题。而这种意见对立的情况已经显露。

7 月 8 日，22 个国家联名上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呼吁中国停止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的“大规模任意拘禁”，

允许国际观察员探视拘留营。这是首次出现对中国在新疆之举措的广泛联合的国际谴责。联名上书的国家包括多数欧洲国家，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因 2018 年退出人权理事会而未参加联署。然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后称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做法是“世纪的污点”。



而在数日之后，包括俄罗斯、沙特在内的 37 个国家也发表了联名信，以反恐为由为中国的政策辩护。其中一些联署国是反西方的独裁国家，可以与被西方批评的任何国家联合一致。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另一些联署国则是西方的盟友，包括埃及、沙特，他们反对可被称为国际人权管理体制的体系。这些国家本身就以安全为由关押了不少反对派。联署国中的其他一些国家则从中国的投资中获益，比如巴基斯坦和老挝，这些国家当然不会恩将仇报。

而最奇妙的是一些海湾国家出于防务、经济和甚至宗教等诸多因素考虑而支持中国。例如阿联酋无法从美国购买无

人机，转而向中国购买翼龙 2 无人机（阿联酋实际上的统治者阿布扎比王储上周访华）。与阿联酋一同联署的还有伊斯兰合作组织的 19 个其他成员国。眼下，中东正在拼命吸纳外部投资，而中国在 2018 年与该地区的国家签署了 280 亿美元的基建和投资合同。此外，阿联酋、沙特等海外国家正试图通过现代化改革来铲除国内的圣战极端主义，他们似乎可以接纳中国声称只是想让维吾尔人的观念现代化（实际上远超出这个范围）的说法。

中国分裂国际舆论的做法迄今是奏效的。但随着拘留营更多细节的披露，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们开始受到国内群体要求政府保卫他们的新疆教友的压力。有朝一日，他们会发现向中国屈服可能不再那么容易。

俄罗斯和中国 并肩作战的兄弟

罗轻舟 译

普京和习近平的伙伴关系对中国比对俄罗斯更有利

国际政治存在三角恋。二战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反复地替换合作伙伴。中苏同盟条约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瓦解，随后尼克松在 1972 年访问中国，之后是戈尔巴乔夫在距今 30 年前缓和中苏关系。现在，普京与习近平之间的搭档关系，在 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加强了（译者注：中国官方并未在外交上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每一次搭档关系的转换中，被孤立在一边的国家总是看上去会付出代价，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遭受压力。

这一次有所不同。尽管美国被晾在一边，代价主要落在了俄罗斯身上。中国主导了中俄两国伙伴关系的每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体量比俄罗斯大六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并且中国的权势在上升，同时俄罗斯在衰落。转身背对西方并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力，对普京而言看上去是一条成功的路，却像陷阱，让俄罗斯难以脱离。远非被中国平等对待的伙伴，俄罗斯正沦为中国的附庸国。

这看上去是一个刺耳的判断。俄罗斯依然是一个有核武器之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对其军力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并且不畏惧使用其军力，如在叙利亚。这

周俄罗斯和中国的军机举行了看上去是联合空中巡逻的演练，这样的演练是第一次发生。在韩国称一架俄罗斯军机侵入了其领空之后，前述演练引起外界担忧。

但是真正的新闻是俄罗斯如何迅速地依赖其大国邻居。中国是俄罗斯原材料至关重要的市场：俄罗斯国有石油公司即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依赖中国的资金，其石油出口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随着俄罗斯试图躲避美元霸权，人民币正成为其外汇储备的更大组成部分（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比例在 2018 年下降了一半后占 23%，同时人民币比例从 3% 上升到了 14%）。中国向俄罗斯的先进武器系统供应了关键零部件。并且中国是网络和安全设备的供应来源地，普京需要用这些设备以控制俄罗斯人民。上个月，俄罗斯与华为公司敲定了一笔开发 5G 设备的交易。华为是中国通讯企业，该公司为美国所不信任，因此使俄罗斯坚定地扎根在中国那一边的分裂网络（splinternet）中。

这种状况正合中国之意。中国想要与俄罗斯维持持久友谊，即使仅为了拱卫其北方边境，中方想到的是 1969 年的冲突场景，以及当俄罗斯看上去似乎可能滑向西方阵营时该状况成为 1990 年代中方所忧虑之源头。俄罗斯也作为了中国开展削弱西方普世人权和民主理念之运动的热心先锋，中俄两国都将这些理念视为煽动“颜色革命”。

对普京的中俄伙伴关系，除去两国对自由化方案的共同敌意之外，他可以给出好几条论据。一是权宜之计。在普京

吞并克里米亚，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随着普京当局干预 2016 年美国大选以及在那两年后在英国使用神经性毒剂杀人，制裁加剧，这让俄罗斯当局没有更多的选择空间了。习近平当局也包庇普京当局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某种程度上包括克里米亚在内。并且，相较 17 世纪末彼得大帝将目光投往欧洲视其为进步的源泉，普京能够合理地主张说，未来已属于中国及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普京错了。从一开始，俄罗斯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寻租模式，是向围绕着普京的小圈子成员的生产效率低下的企业颁发特许经营证，以使这些人自由地窃取国家财富，这时为何在俄罗斯的中国投资相当有限的其中一个原因。在普京声称恢复俄罗斯的伟大地位的说法，与俄罗斯在中俄关系中的屈从角色越来越明显的现实之间，也存在矛盾。这种状况在中亚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该地区的问题对中国的国内安全很重要，中国希望中亚地区控制住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塔吉克斯坦驻军并在那里开展演习活动，中方并未与俄罗斯商讨过前述举措。

而且，在某些层面上，俄罗斯和中方的目标是背离的。在可以舍弃多少西方式自由的问题上，普通的俄罗斯人有其限度。如果俄罗斯当局以中国科技工具（译者注：作者暗指这些工具的性质是侵犯隐私、限制自由的）来维护其统治权力，这将滋生俄罗斯人对中国及其俄罗斯代理人的普遍愤怒。

谁能讲讲何时压力将显露出来？设想普京选择在 2024

年让位，宪法规定他必须在那时下退职，普京的继任者尝试以让俄罗斯疏远中国转向亲近欧洲来表明变化。只有到那时中国对俄罗斯的深层次影响是如何运转，以及俄罗斯准备实施维持其自我统治的举措时会受到多大压力，才将变得清晰。俄罗斯的下一任总统也许会发现俄罗斯已失去了操控其政治的回旋空间。

这意味着在为时未晚之际，世界上别的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应当设法强行使俄罗斯从中国的怀抱中分出来？这种想法对那些认为俄罗斯太重要而不能与之疏远的外交官和分析人士有吸引力。但是这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发生。美国不会由于目前存在的习近平-普京结盟而遭受打击，这与冷战时期的中苏结盟情况不相同。尽管俄罗斯和中国确实在削弱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念，对白宫的特朗普总统而言，哎，普世价值原则几乎难以在任何事例中普遍地适用。

更何况，中国对俄罗斯的支配力会产生补偿。像俄罗斯这样带着怒气的衰落中的大国是危险的；它也许感到了动武以展示自己仍然是被别国承认的大国之诱惑，比如通过欺负白俄罗斯，或者煽动中国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的古老恐惧。但是中国对国际危机没有强烈欲望，除非是中国自己策划的。作为俄罗斯的伙伴，中国能够在中俄的共同边界上作为维护秩序的源泉，并缓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越轨行为。

温和的耐心

在中俄关系上，西方国家应当指出俄罗斯的屈从地位并

等待变化，而非怒斥俄罗斯或试图将俄罗斯争取到西方阵营来。迟早，阿列克谢·纳瓦利内主席（译者注：此人为俄罗斯反对党领袖）或像他一样的某人将最需要西方世界的帮助。到那时，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译者注：美国总统办公室）的男主人或女主人应当效仿尼克松，并访问莫斯科。